

# 朱子风诗解说之探论

黄 歆

(广西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222)

摘要: 前人对于风诗的研究, 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切入证实自身的论点。许多学者都是以《毛传》的解说为底本, 举例子加以论述, 很少将国风部分的全部诗歌进行归类整理分析, 也尚未找到以朱子《诗集传》为底本进行分析论证的研究文章。本文将《诗集传》中国风部分的诗歌及解说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文献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 分辨找寻国风诗篇当中出于贵族阶层的诗歌, 以便探讨国风是否多出民间的问题。

关键词: 风诗; 里巷歌谣; 贵族阶层歌谣

《诗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它的出处成为古今争论不休的话题。汉代的儒生认为《诗经》乃先圣之作, “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唐代的学者大都跟从此说法。到了宋代, 宋儒开始标新立异独创学说, 否定前人说。欧阳修、苏辙二人率先攻击旧说, 但尚未脱出其范畴。朱熹可谓是新说法的集大成者, 他在《诗集传》序中所提出的“凡诗之风者, 多出里巷歌谣之作, 所谓男女相与咏歌, 各言其情者也。”《朱子语类》中: “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 《雅》是朝廷之诗。”被广大学者所认可接受, 不少著作中直接引用朱子的话作为依据展开研究论述。

综合朱子的论点, 归纳起来他认为国风的作者与雅和颂的作者不同, 并非所谓的“圣人”之徒, 且风诗写的内容是各诸侯国里巷间“男女相与咏歌, 各言其情”的民俗歌谣。但我们在阅读《诗集传》的过程中, 会发觉真正被称为“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的诗歌相对来说并不多。那么回归文本当中分析, 得出的结果是否与朱子所说的相符呢? 由于贵族阶层的诗篇可以通过作者、内容以及人物形象和言行等方面判断出, 下文将风诗部分一百六十首诗歌进行归类整理, 判断诗歌是否具有贵族性, 从而分析论证风诗是否多出民间的问题。

## 一、注明作者的诗篇考析

朱子在解说风诗过程中, 对于诗的作者, 有直接表明作者的, 读者一看便知; 也有不直接标出作者, 仅仅笼统地说国人、妇人或行役者等。根据朱子的说法, 笔者统计出在《诗集传》风诗部分中所提到作者的诗篇, 共九十四篇。

### (一) 君王夫人、王族大夫及家室之诗

作者为“君王夫人”和“王族大夫及其家室”这两类诗歌作品毫无疑问出自贵族统治阶级, 共三十一篇。在周代, 血缘宗法家族制度占主导地位。西周时期, 最高的统治者称为“王”。周王本人所在的家族称为“王族”或“王家”。因为“王”的本意

为部落军事首长, 所以其他的部落首领也都称为“王”。周初, 诸侯地位显耀的人都称“公”, “公”通翁, 翁是父的称呼, 即意为家族之长, 所以诸侯国君是由家族之长所演化而来的。诸侯定期向周王进贡, 有为天子负担军事的义务。大夫一般分为上中下三品, 皆身为公臣, 为公室效力。

### (二) 贤者、君子之诗

作者为“贤者”的诗歌有五篇, 作者为“君子”的一篇。从朱子解说来看, 《邶风·简兮》为贤者不得志仕于伶官而自嘲之诗; 《邶风·北门》中贤者处于乱世不得志至于贫穷之作, “王事适我, 政事一埤。”足以看出贤者为臣的身份; 《魏风·十亩之闲》言政乱国危, 贤者不乐仕于其朝。《桧风·匪风》中贤人因周室衰微而发出忧叹; 《桧风·素冠》为贤者观今人皆不行三年之丧礼而忧劳之辞。这里的贤者可视为君子也; 《王风·兔爰》因为王室衰微诸侯背叛, 君子不乐其生而作诗。朱东润通过诗句的比较, 认为君子可以是天子、诸侯, 也可以是卿大夫、士阶层, 亦可以是妇人尊称自己的丈夫。袁宝泉和陈智贤认为君子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被认为具有崇高的道德风范, 全部都是正面人物, 诗人不厌其烦热情讴歌的对象。以上六篇诗歌, 君子贤者所作的诗歌内容都常常与家国政治相关, 为国家的命运为社会风气所担忧, 根据分析辩证可看出其皆出于贵族阶层之手。

### (三) 国人之诗

关于“国人”, 笔者将朱子所提到的“卫人”“齐人”“秦人”“郑人”和“东人”等都归于此类当中。朱子解说, 邶风的《新台》和《二子乘舟》都是国人讽刺卫宣公之诗歌; 邶风的《鸛之奔奔》国人以惠公的口吻来讽刺宣姜与公子顽非匹耦而相从之诗; 《定之方中》国人悦而美文公之政德; 郑风的《淇奥》和《硕人》分别美武公和庄姜; 《缁衣》美郑桓公和武公; 《叔于田》和《大叔于田》皆美庄公弟弟共叔段; 《清人》乃刺郑文公出师无事久而不召; 齐风的《敝笱》和《猗嗟》均为刺鲁庄公不能防闲文姜;

《载驱》刺文姜乘车私会齐襄公；唐风《扬子水》国人叛晋而归曲沃；秦风《车邻》和《终南》二首皆美秦君之词；《黄鸟》国人哀秦之良人为去秦穆公殉葬；陈风《宛丘》和《墓门》刺游荡者和不良之人；邠风《伐柯》和《九罭》皆为国人喜爱周公之词。从以上诸诗看出国人作诗大多是赞美或讽刺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群体呢？西周、春秋时期的中国社会，国家领土的概念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国其实指的是周王或之后率领宗族所聚居的带有围墙的城邑。“国”中的核心居民即“国人”是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政治团体，以士为主，是低级的贵族阶层，“国之盛衰、胜败，国君及执政之安否，贵族之能否保其宗族及兴盛，几悉决定于‘国人’。”所以，以上二十一首诗作均出自贵族阶层作者之手。

#### （四）女性之诗

在《周南·汝坟》中朱子解说女子虽然思念其君子，但能勉励丈夫不能懈怠君王交代的事情，可以看出此乃贵族大臣之妻所作之诗。《召南·摽有梅》为女子自述以礼自守不为强暴所污之事，反应当时的社会现象，诗中称“士”，可知为贵族之诗。朱子认为《邶风·柏舟》为庄姜所作，那么即此诗出自贵族统治阶层。在《卫风·氓》和《郑风·溱洧》中，妇人称男子为士，其地位可知矣。《郑风·褰裳》这里称呼“士”，为贵族之诗。《卫风·伯兮》妇人的夫君为君王的前驱，可知其贵族大臣的地位。《王风·丘中有麻》写妇人与所思之人相会未见之情状，“彼留之子，贻我佩玖。”玉佩成为周代贵族常常佩戴的饰物，玉代表德，也是君子的象征。男子常常将自己的玉佩赠予心爱的女子，这是一幅上层贵族求爱的画面。

《周南·采芣》中妇人记叙采芣苢之事，《召南·行露》女子自述以礼自守，《召南·殷其雷》和《邶风·雄雉》和《秦风·晨风》皆为思妇念夫之作，《邶风·谷风》叙述了妇人年老色老遭厌弃之事，《卫风·有狐》寡妇在国乱民散之时的艰难生活，《王风·中谷有蓷》妇人叹因凶年饥荒致使家庭离散之悲，《郑风·丰》男子行“俟礼”无车马相迎而妇人有异志而悔，嫁与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太良好。郑风的《山有扶苏》《蓀兮》《狡童》和《风雨》《将仲子》《东门之墀》和《王风·采葛》多为女子思念心上人之辞。《郑风·遵大路》是一首弃妇询问诗歌，《王风·大车》则为女子畏大夫之辞。以上诗篇，根据诗词章句及朱子解说，皆不为贵族之诗。

#### （五）士兵、难民之诗

《邶风·击鼓》《唐风·鸛羽》《魏风·陟岵》《秦风·小戎》都为行役战士所作之诗歌，多为思念家乡，不能为父母尽孝

而发出的感慨。《邠风·破斧》对周公的赞美之歌。《王风·葛藟》为流离失所者因世衰民散而不得不离开家乡之感叹。《唐风·林杜》无兄弟者嗟叹孤苦无助；《陈风·衡门》隐居者自述其乡间悠然自得之生活情貌。综观上述七首诗歌，多为诗人叙所遇之事，达所生之情，多不为贵族之诗。

就朱子《诗集传》注疏而言，九十四篇中能确定出自贵族阶层的有六十六篇，除这九十四篇之外，余下的六十六篇风诗的作者，朱熹《诗集传》中皆未明确指出，还需一一考究。

## 二、朱子未标明作者的诗篇考证

自《诗集传》中标明作者的诗篇外，笔者将未标明作者的诗篇分类整合，共六十六首。三千年前的诗歌，想要考究作者的身世，前人的论说不能完全相信；若单凭自己感觉判断，因为时隔久远，过去的社会状况如何无从知晓，所以判断起来甚为困难和不准确。由于诗歌数目多，为了能更清晰直观地分析说明，笔者根据内容性质将其进行如下分类：

### （一）好贤、赞美之诗

周南的《桃夭》和《兔置》，前者美女子之贤惠，后者美贤才，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家齐而国治之效”；《麟之趾》序认为是《关雎》的回应。召南《羔羊》赞美南国诸侯节俭；《何彼襁矣》赞美王姬不挟贵以骄其诸侯夫家；《驹虞》赞美诸侯能修身齐家治国。以上六篇，出于国风正风部分，因为受到了文王的教化，人人都能以礼行事，秩序井然。诗人叙述此，目的为了赞颂君王的施政有效。笔者认为此乃贵族统治阶级之人所作之诗。

《邶风·干旄》赞美大夫能以礼待贤者，《郑风·羔裘》美大夫之词，《齐风·鸡鸣》美贤妃提醒君王会朝臣，《唐风·无衣》武公请命之诗；《秦风·驷驖》美秦君尊重寺人之官，《邠风·狼跋》美周公虽遭诽谤仍不失其常，能如此详尽地记叙统治阶级这些事件细节之人，非此阶级之人莫属。《唐风·有杕之杜》所作诗者为好贤之人，有能力招纳贤才的人想必为贵族统治阶级。《曹风·鸣鸠》美君子之诗，“鸣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鸣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既然此君子仪态能正四国和国人，那么其定为有威望的贵族统治阶级之人。以上八首诗歌可确定为贵族统治阶级之人所作。《卫风·考槃》美隐居贤者，但无法从言辞上确定贤者为何阶级，故不敢胡解。

### （二）忧虑、讽刺之诗

邶风的《墙有茨》和《君子偕老》都为讽刺宣姜始乱终弃之诗；《齐风·南山》刺齐襄公和鲁桓公；《陈风·株林》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之事；《桧风·羔裘》诗人担忧桧君沉迷于玩乐而不能

自强政治；《曹风·候人》刺其君远君子而近小人；《秦风·权舆》刺君王不注重礼；《齐风·东方未明》刺君王与居无节号令不时。以上这些诗作，虽未明确作者，但从诗歌意思来看，是对时政现象的批判，揭露统治阶级黑暗的一面。这类诗人群体能清楚地知晓统治阶层的事件，并心系国家发展，怀有忧国忧民的情思，应为贵族统治阶层。

《魏风·汾沮洳》首章：“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此章“公路”，次章和第三章分别为“公行”“公族”，此诗为统治阶级之诗。《邶风·桑中》刺当时社会风俗之淫乱；《邶风·蟋蟀》刺淫奔者不能守贞信之节，不知天理之正；《魏风·园有桃》忧国而不被理解之悲叹；《唐风·采芣苢》刺被谗言所害之事，以上四首诗歌不能从诗歌和解说本身判断其出处，在此不做详解。

### （三）男女之诗

《邶风·北风》中朱子注同车则贵者亦去矣，所以同车为贵族之人。《邶风·匏有苦叶》《卫风·木瓜》《郑风·子衿》朱子注为“淫奔之诗”，且提及男子回赠女子自己所佩戴的美玉，《郑风·女曰鸡鸣》赠送杂佩，此前曾提到，玉佩在西周为贵族阶层所佩戴的饰物，诗歌中将玉佩作为礼物送与他人，足可以说明其地位应出自贵族阶层。

《邶风·静女》、郑风的《野有蔓草》和《有女同车》、齐风的《甫田》和《东方之日》《唐风·绸缪》、陈风的《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和《泽陂》都与男女相悦相会有关，诗词章句中尚不能明确判断其出自哪个阶层。

### （四）反映社会风气面貌之诗歌

《魏风·葛屨》提及“好人”，朱子谓大人也；“象”为贵族所用的发饰，故可知此诗描写出自贵族阶级。《曹风·下泉》作诗者为保住国家安危而思治，忧国忧民的情怀，想必也是一位身处官场的人对家国的担忧。

《召南·野有死麕》《邶风·凯风》《邶风·相鼠》《郑风·扬之水》《郑风·出其东门》《齐风·还》《齐风·着》《齐风·卢令》《魏风·硕鼠》《魏风·伐檀》《唐风·蟋蟀》《唐风·山有枢》《秦风·无衣》《桧风·隰有萋楚》和《曹风·蜉蝣》根据朱子解说及诗本身考证，应该都不出于贵族阶层。

故未标明作者的诗篇中能确定为贵族阶级的有三十一篇。经上述分类整理分析，笔者将《诗集传》中能确定为贵族阶层诗歌整理归纳，一共有九十七首，不能通过诗篇以及朱子解说确定的出自贵族阶层的有六十三篇。根据以上的推论数据发现，能确定

的出于贵族阶层的诗歌已经几乎占了风诗的三分之二，远远超过出于民间的歌谣。

通过朱子自身的言说来判断国风部分的诗歌出处，分别从朱子解说中有提及作者的诗篇和未提及作者的诗篇进行考析。有作者的诗篇九十四篇，又分别从君王、大夫、贤人君子、国人、女性以及行役者流离失所等方面进行分类；无作者的诗篇，笔者是根据诗歌的内容性质进行划分，分别从好贤赞美、忧虑讽刺、婚姻爱情、反映社会风气面貌以及无法强解这几方面进行解说。通过朱子解说和诗句的探析，推断出于贵族阶层的诗篇一共有九十七篇，在国风部分一百六十篇诗歌当中几乎占了三分之二，所以得出风诗大部分作品是出于贵族阶层的结论。

### 参考文献：

- [1] 郑玄笺. 毛诗 [M]. 上海：中华书局，1984：2.
- [2] 欧阳修. 诗本义 [M]. 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7.
- [3] 苏辙. 诗集传 [M]. 北京：中国书店，2020：7.
- [4] 朱熹集注. 诗集传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
- [5] 朱熹. 朱子语类（卷80）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2076.
- [6] 房玄龄. 晋书 [M]. 长沙：岳麓出版社，1997：1044.
- [7] 朱凤瀚.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328-337.
- [8] 朱东润. 诗经四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25.
- [9] 陈智贤，袁宝泉. 诗经探微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285-313.
- [10] 赵世超. 周代国野制度研究 [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1-23.
- [11] 童书业. 春秋左传研究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40.
- [12] 吕华亮. 《诗经》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 [M]. 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93.